

有足够理由来若羌

郭 华



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境内的阿尔金山银装素裹、雪深如画。 杨永乾 摄

更易让人对消失的楼兰产生遐想。而对于楼兰消失之谜思考得越深,越不愿意把目光从楼兰移开。

一

千万不要以为若羌只有大漠,只有大漠中的古城和古墓。阿尔金山的融雪汇成14条河流进入若羌,这些河水造就了若羌美丽的自然风光。

在米兰河的出山口,坐落着独具风韵的米兰河水库。换作任何地区,这样的山间湖泊都是绿树环抱。而米兰河水库周围的山上不要说树,连一棵草也没有。可恰恰是这纤尘皆无的大山,拥抱着湛蓝的湖水,使湖泊也有了一种硬汉风格。望着阳光下白得有些晃眼的山峰,望着蓝得晶莹、蓝得透彻,蓝得仿佛要把人的身心都融化进去的湖水,我只剩下惊讶: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湖泊。

河水浇灌了若羌红枣,20多万亩红枣从发芽到落叶,构成了若羌靓丽的风景。在枣林之间的小路上,开上车,一天也跑不出若羌的红枣林。若羌红枣大部分是灰枣,所谓灰枣只是没有成熟之前呈

现灰色,成熟之后,其鲜红的颜色不亚于任何一种红枣。这种灰枣核小,而且枣肉瓷实,味道甜美,吃的时候特别容易脱核,让人感到食之有物。

若羌的朋友喜欢野炊,听说他们通常习惯到河边、到胡杨树下生火。春天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枣树开花的季节,热情好客的朋友请我们晚上到枣树林中吃烤串。月色朦胧,微风阵阵,最新鲜的羊肉配上最娴熟的手艺。刚才还是枣花的香气拂面而来,不一会儿烤串的香味就弥漫了枣树林。我不是美食家,描绘不出那味道,但是,那味道我能记一辈子。

三

那一望无际的大漠戈壁,足以让人眼界大开,更何况戈壁中还有那么多漂亮的石头。两次去若羌,我都专门去捡石头。若羌是中国著名的黄玉之乡,但今天想要捡到大的黄玉籽料确实不容易了。如果你并不是为了发财,只为兴趣,只为开心,若羌的石头多得是。那天去了母河的河滩,一下车我便踩在一块碗口大小的黑色玉石上。各种颜色的已经玉化的石头,

虽不敢说俯拾皆是,但走上三五十米便可捡到一块。而且,不用担心那里的石头是不是早已被人捡完了,每年一场大雨又冲来一拨。这些石头虽不名贵,但毕竟是自己捡来的,留着也好,送人也好,或是找人加工做成把件、摆件也好,那感觉绝对不一样。

朋友戏问:已经一年两次去若羌,明年还去吗?

当然去。还有那么多令人向往的地方没有走到呢,若羌还有中国最独特的雅丹地貌、中国最奇特的阴阳湖泊、世界上独一无二羽毛状沙漠……当然,还有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。那里有象形石林,有现代冰川,有神秘莫测的魔鬼谷,有中国最大的野骆驼自然保护区,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山沙漠。最神奇的是在海拔4000米的沙漠中居然有泉眼,而且三个巨大的泉眼汇为一河,水流交错,壮观又多彩,成为世界罕见的奇泉绝景。这样的景观想想都激动,岂可不去!

若羌虽远,但有足够的理由来若羌。
(摘自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)



美丽衡水湖 陈康 摄

打 柶 柶

徐 朝

一个星期天的下午,带孙女去景州塔下玩儿。在广场上,两位老者正挥动着鞭子,抽打着机制的柶柶。柶柶在水泥地面上飞转,发出五彩缤纷的光束……飞旋的柶柶,清脆的鞭声,将我的思绪拉回儿童时代。

我们老家所说的柶柶,在许多地方被称为“陀螺”,有的地方也叫“转牛”。上世纪60年代,生活条件差,文化活动少,打柶柶是孩子们玩得最多、乐此不疲的游戏。

打柶柶,先得制柶柶。那时没有机制柶柶,全靠手工制作。柶柶本是最好的原料,但由于太硬,用刀子很难削出尖来,一般都选用杨木或柳木。我岁数小,动手能力差,就吵闹着让爹给制。爹经不住纠缠,就去路边柳树上锯一根一

光滑的场地。一手握鞭,鞭绳紧绕在柶柶上端的槽内,一手拿着尖朝下的柶柶,急速拉动鞭子,一松手,柶柶便直立在地面迅速旋转起来。随后,用鞭子连续抽打,使其保持稳定,高速旋转;当其转慢下来,再抽上几鞭子即可。到了冬天,坑塘的冰面成了打柶柶的好去处。玩儿得兴起,“技术”好的孩子脚足劲抽打柶柶,让它飞离冰面;柶柶在空中打转,回落在冰面上照常飞转……鞭声清脆,柶柶飞转,小伙伴们拍手叫好。

邻居胜利比我大3岁,家里条件比小伙伴们都好。一个星期六上午,他喊我们几个孩子去冰面上比赛打柶柶,我一连赢了六个玻璃球,心里满是欢喜。这时胜利说:“朝,咱俩比赛一下,如果我的柶柶比你的柶柶转得时间长,你就把兜儿里的玻璃球全输给我。”我满怀信心地说:“行,我要是赢了,你得把你的柶柶输给我。”

只见胜利从兜里掏出一个光滑的大柶柶,看起来比我的

要大两三倍,尖儿上还安一颗铁珠子,我顿时傻了眼。比赛开始,我硬着头皮用足了劲儿抽鞭子,胜利却不慌不忙地随意抽。他的大柶柶在冰面上飞转,像钉在那里,“嗡嗡”作响。一时间,大家都看蒙了。胜利赢了,伸手跟我要玻璃球。小伙伴们都说:“朝,这局比赛不能算,球不能给他。他耍赖,他的柶柶跟咱们的不一样。”在你抢我夺的节骨眼儿上,家长们喊我们回家吃晌午饭。见我们要打架的架势,胜利他爹笑了:“你们和俺家胜利比赛那可白瞎了,俺是花了5分钱,在张木匠家买的尖儿上安了铁珠子的柶柶。这回比赛就不算了!”

回家后,爹看我吃饭不在状态,笑着说:“朝,你想要机器旋的柶柶,吃了饭让你娘给你个鸡蛋,去代销点卖5分钱,到你绍先大爷家买个柶柶来。再说我和你绍先大爷是磕头把兄弟,他不一定要钱。”绍先大爷是我们村出了名的木匠,他买了一台旋木器的机

床,专门给人们旋制擀面杖、捣蒜锤子、捣蒜罐子等家用木器。我拿着5分钱来到绍先大爷家,听我说明来意,他乐了:“傻小子,我和你爹的关系不一般,要谁的钱也不能要你的钱啊!你等一下,旋完这根擀面杖,我就给你旋个大柶柶。”拿着绍先大爷旋的大柶柶,我一溜烟儿地跑回家去。小伙伴们更新、新旧二人见我回来了,心里又嫉妒又痒痒。俩人都瞒着父母,从家拿了鸡蛋,去村代销点换钱,买回一个机制的柶柶。后来,他俩告诉我,为偷鸡蛋买柶柶,屁股挨了好几下,还被父母教育了好半天。是啊,在那“鸡屁股银行”的年代,5分钱能买油、盐、酱、醋等生活用品呢!现在回想起来,老人打孩子也是很无奈的。

弹指一挥间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打柶柶的游戏现在已成为人们锻炼身体的一项运动。过往的岁月,则变成一份难忘的情怀,在清脆的鞭声中从记忆里走出来……

冬天的黄昏

管淑平

冬天的黄昏,是低调的,含而不露,淡美而不喧嚣。

那画面,像是一首小诗,也宛如一幅白描画卷。留给人的,只剩下一个“简”和一个“静”字。

“简”是简约。这简约是黄昏的原味,也是冬天的原味。再也没有了春的华贵,再也感受不到夏的葱茏,再也没有了秋的喜悦和缤纷将尽的矛盾。冬天的黄昏从纷繁中抽离,它用骨子里的简约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冬之乐园的人们。人们裹上冬衣,热情而爽朗地欢迎着它。呼呼的朔风,是一首冬日狂想曲。它很实在,不要多余的装饰;它很清秀,带着几分腼腆,无声无息地展现着美好的一面。抬眼间是慵懶的夕阳,淡淡红晕如墨般铺展开来,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。

“静”属宁静。季节的车辙转到了冬天,物候也变得安分,变得含蓄。目之所及,全

是一片清旷的气象。冬天的黄昏,像是一个熟睡的孩子,心思单纯,无忧无虑。日子虽是静静的,却并不单调。瞧呀,那小树林中,勤劳的松鼠不正抱着松果,摇着尾巴,从一棵树跳跃到另一棵树上吗?那青青幽幽的山也像是沉思的智者,沉默着,沉默着,显示着生命的从容,也将生命之本归入冬天的泥土。然而,山顶的白雪却与山底的村落唱起了反调,一片片白与一片片灰色,相映成趣,仿佛是印象派所画的图画。

简和静,其实也一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从纷繁的事物中抽离,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,也让被岁月侵蚀得疲惫了的心灵找寻到一次沉潜和归属的时间。

冬天的黄昏就是这样,美得恰逢其时,恰到好处。我喜欢这样的冬天,也喜欢这样的静美的黄昏。

冬寒红薯香

王福友

烤红薯的老人总是在冬天如期来到小镇。一只简易的烤炉把零度以下的冬天也烤得暖洋洋的,把小镇的一角也烤得热烘烘的。

烤红薯的味道一丝丝地抽出来,一缕缕地透出来,喷香诱人,在小镇的上空弥漫,终于将小镇覆盖。像一个辐射源,一点点地填充了小镇的缝隙,似乎已把寒冷屏蔽在冬天的大门之外。捧一只香软的烤红薯在手,心中泛起的温暖涟漪沿着冬腊月一直荡漾开去。就着烫歪嘴的烤红薯热乎乎地吃完,手中还是满满的余香。

守在烤炉边的老人,不止一年来到这个小镇。他熟悉这个小镇的边边角角,就像知道自家门口池塘的深浅。小镇上已有好多人因为他的烤红薯而成为他的熟客。买一只烤红薯吧,老乡!他的声音像炉中烤红薯的香气一样诱人。我竭力辨别着他的乡音,猜想他也许来自河南周口,抑或来自安徽阜阳……在他乡情的子弹射击下,我总是极易受伤。受伤的心没有一点反抗的力量,最终成为烤红薯的俘虏。我忽然发现,乡音伸出手来将我一把拉住。被乡音拉住的人,幸福地围在炉子边上,两条腿再也迈不动步了。

老人凌乱的白发正是我所熟悉的白发,它们没有光泽,干枯、滞涩。一身略显单薄的旧外套,明显难以抵御风寒的侵袭。他瑟瑟着,时不时将手笼在袖子里。他守着摊子,守着的是一份活命的营生。火红的炉火给别人带去暖,带去甜,也暖着自己的心。当夜市散尽,街头空旷,只剩顽劣的风来将他肆意捉弄。吃力地用三轮车缓慢地将烤炉推回暂住

的蜗居,一边揉捏着乏力酸痛的腿脚,一边沾着唾沫数着一叠凌乱的钱币,心里是暖的,是踏实的。

然而,再火红的炉子也被整个寒冬包围着,在冬天这个巨大的冰窖里,人几乎成了一条条冻鱼。守在烤炉边的老人,脚是冰的,手是凉的,只有心是热的。他跺脚,搓手,唯有以此驱赶着寒意。

冬天的天黑得早,五点多钟天就断黑了。那天,出奇得冷,凌厉的西北风似乎要将冬天割裂。走在街上,手揣在衣兜里轻易不敢往外拿。这时,如果有一只滚烫的烤红薯既能暖暖手还能填个饱该多好啊。想着,便朝那个熟悉的地方走去。幸好,老人还没有收摊。走近了,老人却冲我直摆手:对不起啊,老乡,卖完了!边上站着个姑娘,他一边说一边从炉膛里抽出一个抽斗来,但见里面卧着三个很小的已烤烂的红薯。就剩这最后三个了,姑娘挑走其中两个稍大的。剩下一个约摸二两,老人将它拿起,直接递到我跟前:这个送给你吃,不要钱!

我一愣,这怎么行?这样一个老人,守着这样一个摊子,多不容易,我怎能白吃他的?从兜里掏出两元硬币给老人,老人执意不要:我不能要你两块钱,这不值两块钱。我用烤红薯焐着手,笑着对老人说:怎么不值呀?值的!

老人边收拾着边道谢,我反倒过意不去。和老人打着招呼各自回家,把焐着手的烤红薯送到鼻子底下嗅着,热热的,香香的,甜丝丝的。

因为烤红薯,这个冬天有着别样的温暖。

记忆中的火炉

崔勇士

升腾的火苗
红的黄的,蓝的白的
厮杀着冲出炉膛
像一支
五颜六色劲旅
斩尽满屋的寒冬

木制的炉台
精雕细琢
漆面是已斑驳
却彰显出
它试曾烘干岁月的长河

肃杀的冬季
窗外寒梅笑雪痴
炉旁水仙正婀娜
那不熄的炉火
守护的
本来就是
日子里的温暖



欢 迎 订 阅

衡水晚报

《衡水日报》
530元/年
《衡水晚报》
180元/年
河西站电话:
2034450
开发区站电话:
13323185505
河东站电话:
18803288788